



于逃到了家里，父亲高兴地说：“孩子，我有传人了，你悟出了道理：一切只能靠自己，随机应变才能绝处逢生。”

夏佃插话说：“要是没有这个故事，我现在一定还是一个穷光蛋呢。大家知道，我十八岁的时候，家里出了意外，我就辍学了，后来去了沈阳。在外地，举目无亲，没有任何依靠，全凭我一个人打拼，挺过来了。”夏佃的情况我了解，他是做床上用品生意的。我们南通是纺织之乡，将纺织品做成床上用品卖到沈阳，做得很成功。但我没有想到我无意讲的故事对他有如此影响。

又谈了好久，还真没有谈及我的数学课的，我有点按捺不住了，直接问：“有没有谁记得我上的数学课？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褚明开腔了：“有，一次上数学课，我随便与同学说话，您没有直接批评我，却要我算出嘴巴与耳朵数量的比。最后指出，老天为什么安排嘴巴与耳朵数量的比是1:2，就是要让我们少说多听。多听少说，这句话还真管用。”

这不得不让我思考：为什么我苦心经营的课堂教学很少有人提及，而偏偏对那些课外活动、哲理故事甚至是我上课时并未深思熟虑、只是偶然中闪现的一点小念想，却记忆深刻，让他们终身难忘呢？

我把思绪带回到自己的小学时代，我努力地去回忆数学老师给我上课的内容：10以内的加减法，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，长方形的面积计算，当时是怎样学的，老师又是怎样教的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，我甚至认为这些计算内容是我与生俱来、天生就会的，根本就不是数学老师教的。唯一能想起的是数学姜老师曾经问过我们的一个问题：“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？”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：城里的老师（那

个年代，我们乡村小学只有他一个是城里来的，其他都是民办教师或是代课教师。）就是有学问，能问出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问题，能问出怎么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在我脑海里折腾了好多年，以至直到现在，我的脑子里还经常蹦出一些类似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”的问题来。

真是感同身受：让学生记住的那些事儿，还真不是什么书本知识，不是我们所谓智育的内容，下面这则故事更是有力的佐证。

诺贝尔奖获得者欢聚一堂时，曾有人问他们其中的一位，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、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？他的回答说，不是大学教授，也不是中学教师，也不是小学教师，是他的幼儿园老师。听完回答，答案有点出乎意料，便问他为什么是幼儿园老师，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微笑着回答：“在幼儿园里，我学会了很多很多。比如，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；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；东西要放整齐；饭前要洗手；午饭后要休息；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；学习要多思考，要仔细观察大自然。我认为，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。”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学生记住的事儿，无疑是对学生影响深的事儿，那我们对学生施加的影响定位在哪里呢？是知识，还是人格？

1961年，皮尔·保罗被聘为诺必塔小学的董事兼校长。当时正是美国嬉皮士流行的时代，他走进诺必塔小学的时候，发现这儿的穷孩子无所事事，不与老师合作，旷课、斗殴，甚至砸烂教室的黑板。皮尔·保罗想了很多办法来引导他们，可是没有奏效。后来他发现这些孩子都很迷信，于是在他上课的时候就多了一项内容：给学生看手

相。他用这个办法来鼓励学生。

有一天，当罗杰·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，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，校长皮尔·保罗将他逮个正着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校长不但没有批评他，反而微笑着说：“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，将来你是纽约州的州长。”当时，罗尔斯大吃一惊，因为长这么大，只有他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，说他可以成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。这一次，皮尔·保罗先生竟说他可以成为纽约州的州长，着实出乎他的预料。他记下了这句话，并且相信了它。

从那天起，“纽约州州长”就像一面旗帜，罗尔斯的衣服不再沾满泥土，说话时也不再夹杂污言秽语。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，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间，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标准要求自己。51岁那年，他终于成了州长。

在就职演说中，罗尔斯说：“信念值多少钱？信念是不值钱的，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善意的欺骗，然而你一旦坚持下去，它就会迅速增值。”

确实，信念是不值钱的，但信念创造的奇迹却是无价之宝。这个奇迹告诉我们，塑造学生的人格远比传授知识重要。

从学生记住的那些事儿，再来审视现在的教育，我一言概括之：“现行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过分强调了成功、成仁，忽视了成全、成人。”追求学生智育上的“成功”，往往会过度训练，就不可能“成全”学生的童心、天性；追求学生德育上的“成仁”，往往盲目拔高，脱离人性，使学生难以“成人”。成全、成人的教育，这是脚踏实地的工作，成功、成仁的教育，那是仰望星空的梦想，基础教育阶段还是脚踏实地为好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）

责任编辑 李 淳

